

余献之与浙江首届美展

■余伯英

少时，经常听父辈们讲曾祖父余献之先生的故事，印象最深的是，说他83岁高龄创作了一幅《雪景山水》，被温州市选送省里参加美术展览会，新华社的报道只提到两位画家的名字：一个是潘天寿先生，再一个就是余献之先生。后来，大伯余大文先生为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25周年，写了一篇题为《余献之与雁荡图咏》的文章在《温州日报》发表，里面也作了简述。惜年代久远，关于这个展览会的史料，无从稽考，仿佛成了一桩悬案。

7月27日上午，我还没有起床，便突然收到乐清文史专家卓永先生微信，他发来了两张网络照片，浙江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入展作者和作品名单的封面、余献之（乐清）及国画作品《雪景山水》赫然在目，令人大喜过望！于是，我连忙登录孔夫子旧书网，全面搜索这本小册子的蛛丝马迹。真是机缘巧合，居然找到了另外一家卖主晒的照片，虽然已经过去68年，但品相还相当好。于是，我让人立马打款抢购，她说，能买到这个宝贝，800元值得！现在物流真是发达，今天早晨就收到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几乎与此同时，我先后在网上找到了这届美展作品集的前言的照片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逐页拍照，并将相关信息整理后，得以窥见当时的盛况。

1957年，为选拔参加华东地区美术展览会，浙江省文化局、浙江省文联举办了浙江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。此届展览会，共收到美术作品2037件，其中国画1100件，油画154件，水彩和素描316件，漫画、招贴画和连环画等94件，版画236件，雕塑29件，染织图案108件，是由88个县市的657位作者创作的。

展览会筹备时期，聘请华东美术分院潘天寿、黎冰鸿诸教授和杭州市美术界周天初先生等组成筹备委员会，并由文化局艺术处和文联美术组组成展出工作组，进行筹备工作。为了审慎地挑选展品，又另邀请美术家多位，成立了34人的各画种的评选委员会，先后举行5次评选会议，从2037件作品中，选出展品862件，计国画347件，油画113件，水彩画83件，素描53件，版画181件，漫画、招贴画21件，连环画12件，雕塑21件，染织图案31件。

此届展览会因受场地的限制，分两次展

浙江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



1957 杭州

出，第一次于8月16日至25日展出国画部分，第二次于9月1日至10日展出其它的523件，471位作者的作品，都在中苏友谊馆举行，共有观众44852人次。

再仔细查看入展名单，标注乐清的人展作者计9人，分别是：国画林曦明、余献之、张毓人、陈云蛟、陈友罕、施公敏，水彩倪亚云、叶升龙，版画张长弓。至于我所知晓的乐清籍著名画家周昌谷先生，册子中标注的则是杭州画家，此抑或选送地区有别之故罢。经卓永先生确认，入展名单中的乐清籍画家尚有：杭州选送的国画周昌米，版画张侯权、张怀江，雕塑王凤祥，连环画林翰文，温州选送的国画陈垂平。

我在想，83岁高龄的余献之先生，当他的《雪景山水》在杭州中苏友谊馆展出时，远在雁荡山芙蓉峰下的他又在想什么呢？也许答案就在他的题画诗里：

春寒有雪满山中，究竟春来雪易融。

不日雪消山露顶，恍如白发转青春。

不到两年，也就是1959年5月2日，余献之先生辞世，享年85岁。



余献之《雪景山水》。1957年

身在雁山不识山

——记画家吴林防先生

■林新华

雁荡山的旖旎风光和独特的地理地貌一直是天下画家憧憬的“朝圣之地”。

吴林防先生与其他山水画家一样，寄情自然，怡情山水，善于在自然中寻觅创作密码。

2019年1月6日是他慕名首访雁荡山的日子。初次涉足“东南第一山”，心里的激动和好奇同时迸发。他找了一家旅馆草草住下，便急不可耐地四处游赏：早出晚归丈量山径，卧山静观云起雾涌。

游历了近一个月后，吴林防先生在雁荡山销声匿迹了，但他的身影出现在其他名山大川。大约过了两年又7个月，人们再次看到吴林防先生在雁荡山现身了。他逢人便讲：“这两年走了好多地方，总觉得还是雁荡山好。”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，这一留，竟然是4个春秋。

这份对山水的执着，或许早已埋下伏笔。1963年8月13日，河北省东光县一个贫瘠的村庄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，取名林防。男孩聪明懂事，勤奋好学，在小学就是一名黑板报的“小编辑”，粉笔末里藏着对绘画的懵懂热爱；高中时又受到美术老师点拨，益发喜欢美术，素描本上的线条日渐灵动。1985年，他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。当年考上大专美术专业的河北省仅有18人，他是其中之一。1989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。他1992年调入天津市企业管理局工作，1995年随着下海潮辞职了。

在商海打拼多年，他增长了见识，拓宽了视野。但他不是一个特别爱财的人，他活得不自在，他认为自己属于画画的，他的命运没有别的抉择，2012年他毅然重拾画笔，回到了真正让他心安的丹青世界。

为了专心画画，2021年9月20日，他二度踏进雁荡山，在能仁寺小住后，租下了罗汉寺对面一间40多平方米的简易棚屋，简装成创作室、卧室、会客室，这里却成了他与雁山对话的精神家园。我曾在他的会客室落座，看着斑驳的墙壁和堆叠的画纸，怎么看都像一个陋室，我不禁惊讶，多少画家在此停留不过七八日，他是如何在这个陋室里熬过4个年头。后来得知，为了心无旁骛地画画，他辞别妻女，孑然一身客居异乡，这份舍弃与坚守、恬淡与追求，比雁荡山的岩石更显坚毅。

雁荡山有“海上名山”“寰中绝胜”“东南第一山”之别称，均指依托其地理处境，突显独特的奇峰怪石、飞瀑流泉、古洞奇穴和云雾缭绕、山水秀丽的自然奇观，其名由此而

来。吴林防先生置身宛如仙境般的雁荡山“修炼”，不仅是体魄和意志的锤炼，更多是接受山水画艺术的浸润和滋养。

在4个年头里，与他相依为命的是一条善解人意的“卡斯罗”犬。他带着它，翻山越岭，披荆斩棘，爬坡过坎，足迹几乎遍及雁荡山的洞天奇穴、奇峰怪石和溪瀑寺庙。他观察日落日出、昼夜轮换、阴晴更替、云雾氤氲的山水气象变化；春夏秋冬繁花似锦、荫浓如盖、层峦叠翠、草木凋零的易季自然之奇观。他或立或站，或卧或卧，总要寻找一个绝妙的观察视角，将景物看个通透。有时候饥肠辘辘头昏目眩，有时候困乏的手脚颤颤发抖，在嶙峋的羊肠山道上不知绊倒了多少回？瞧那紧随身边的“卡斯罗”伸出舌头，喘着粗气，盯着他看的憨态，瞬间成了他最暖心的慰藉。

感触最深的是雁荡山移步易景、千变万化、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奇观，令他叹为观止。

与其他画家现场写生不同，吴林防从来不带画夹出门，他将雁山的峰、石、云、瀑，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，“刻”入心里，做到心中有千山万壑与气象万千，回到寒舍后再落笔，将“腹稿”变成写生作品，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这样的好处突出了素材，经提炼加工后多了层意境的灵动。

他常常整宿不眠，画纸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笔墨在画纸上层层加重，画面渐渐“显山露水”，又不断高大挺拔。看见那些鲜明线条与墨彩，浑身活跃，仿佛有使不完的画画劲儿。有时候来了创作灵感，这激情哪怕在深夜，一骨碌翻身起床，挥毫泼墨，潇然“追山”。浓墨用笔，是他创作山水画的显著特点，彰显山川的厚重和雄壮，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。

中国的山水画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影响，突出山水画的厚重与灵动、沧桑与灵韵。画山如画人，反映人的内心世界，所感所悟，所盼所望。讲究阴阳和谐，追求人世间的圆满和幸福……诚然，吴林防先生深谙其道，娓娓道来，反映出他深厚的山水画理论基础。

受到雁山水熏陶的吴林防先生，其山水画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在气势磅礴的崇山峻岭、奇岩怪石或萧然枯山的画面上处处透露出刚柔并济、阴阳兼容的传统山水画精髓。融合、隐喻着吴林防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理念。在中国的三大名山中，吴林防先生认为，黄山如道家之雄，庐山似阴柔之水，唯有雁荡山含蓄、内敛的山水特征，最符合中国文化底色。他又说：“雁荡山美得醉人，难以形容，也难以用山水画去表达。是‘上天最后甩了一把泥巴’，赐予了雁荡山绝



《雁荡胜境图》。

伦的美。”

作为吴林防先生的同窗好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鸣非常欣赏、肯定吴林防先生山水画风格和艺术水平。以“北宗”山水画见长的著名山水画家、教育家、天津美术学院何延喆教授对吴林防画作的点评简洁直白：“从黑暗中透出光明。”多年来，全国性的画展邀请函纷至沓来，吴林防没有太在意，他只顾埋头画画。如今，他最大的愿望是举办个人画展，让创作的100多幅雁荡山作品公之于众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：这里的美值得被发现和看见。

临别时，他望着远处的山峰轻叹，不无感慨而遗憾地说：“待了4年，还是没看透雁荡山……”

风物

黄芪

■陈龙寿

“山中相送罢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”这是王维的《山中送别》一诗。诗中的“王孙”并非指人，而是一味中药的别名：黄芪。

中国本草中有许多命名十分奇怪：王不留行子、短毛独活、落地生根、蚂蚱腿子、蜘蛛抱蛋、螳螂跌打、猴欢喜、十万错、徐长脚、使君子、墓头回、十大功劳、晚甘侯、杠板归、婆婆纳、看麦娘、狗奴子、见血封喉、新天地、大花老鸦嘴、光棍树……

黄芪为什么命名为“王孙”，有解释认为：一是开黄花，贵族专用色，二是单株，形状如王孙贵族玉立，一茎之上，不为风摇。本草应用于医药方面，黄芪较早，而且最被知识分子们青睐，也有可能因此被人安上一个吓人的名号。苏轼几乎是黄芪的钢粉，最后也是因黄芪而死。袁枚也差点被黄芪喝挂了，最后被大黄救回。胡适得病，吃了不少西药，无效，后被陆仲安一帖黄芪治好，后常饮黄芪，讲课前呷几口，精力倍增声如洪钟。

黄芪是北方植物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，为什么开篇首先将它拎出来？

没有理由，纯是个人喜好。茶室里常备一个炖锅，平时炖的最多的便是黄芪。如果非要整一个理由出来，可能来自少时的记忆。以前农村没有什么保健品，大人们认为自己虚了要补一补，补得最多的便是黄芪、党参、枸杞。

中国一些传承，农民自然弄不清楚原因，只是跟着跟着便成为生



活定式。这种传承很容易入脑，比如我，身体一有状况便开始炖黄芪，有时随手加点石斛、灵芝、三七之类。这种没理由的嗜好，应该是一种病。许多人正是这病，过度迷信黄芪而送命，比如苏轼，还有《红楼梦》里的秦可卿、林黛玉。

曹雪芹与袁枚应该有交往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貌似取材于随园。袁枚因饮黄芪差点送命，原因是实证，该泻不该补，结果多饮黄芪，补错了，导致闭门留寇。这个病理，曹雪芹十分熟知，在写作中信手拈来。

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缺了许多，从没有认为自己多了，有病了也只是一味地补，最后邪无出路。现代人更本能，衣食住行都不想节制，脂肪多了，血糖多了，需要泻泻。泻中也有一些讲究，并非非得用大黄、安宫牛黄丸不可，如果是身体肥了，某些指标高了，盗汗，胸闷，坐立不安，并非实证的话，一般属脾虚，完全可以常饮黄芪，而人参切忌使用。

突然找到一种理由：当下你我皆有病，食疗首选是黄芪。

回车键

■直良巨员

1997年前后，我有一位同学在戴尔电脑实习，负责售后技术处理，他经常接到老外的辱骂电话，“Where is the any key? I can't find the-fucking any key!”这句外语翻译汉语，大致意思就是，“任意键在哪里？我找不到这个该死的任意键！”

我同学说，“你看看老外有多傻，他TM连any key表示回车键都不知道。还好意思打电话过来骂。”

“Press any key”这个网络梗源于早期电脑启动时出现的提示信息，意为“按任意键继续”。该提示通常出现在系统启动或游戏加载时，用于防止用户误触电源键导致系统意外关闭。早期键盘设计未包含单独的“any”键，用户需随便按个键继续操作，大家一般都是选择按回车键或者是空格键。

但是有些用户就是这么认真，或许是当时的电脑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高端产品，因此不敢造次，严格按照提示来，但是偏偏找不到这个所谓的任意键，气急败坏之下就电话辱骂。

随着用户反馈增加，部分厂商将提示语改为“Press Enter to Continue”，意思是“按‘进入’键继续”，以便明确地指示用户按回车键。

这个“进入”键在计算机键盘上，就是那个叫“Enter”的按键，汉语“进入”是直译过来的意思。但是这个“进入”键，我们却称之为“回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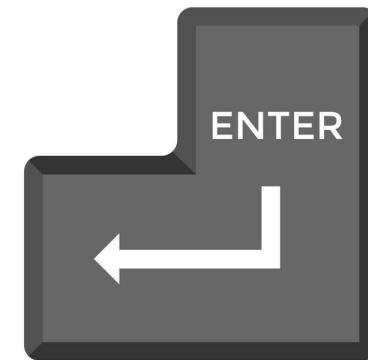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回车键具体有哪些功能呢？一般来说有两个主要功能，确认输入和实现换行，跟生活中的“车”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不像人家空格键，按一下是会出现空格。

为什么这个“Enter”会被叫成“回车”呢？这个得从两百年前说起。由于我们如今使用的计算机键盘来自于打字机键盘，所以这个回车键同样来自于两百年前的机械打字机。

打字机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人佩莱里尼在1808年发明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到十九世纪中后期，机械打字机逐渐普及，成为办公室必备生产力工具，地位就像如今的电脑一样。

那时的打字机结构简单却设计精妙，键盘连接着金属字锤，字锤敲击油墨带，将字符印在卷纸上。而卷纸是被固定在一个可以左右滑动的“carriage”上，“carriage”原意为“马车”，在打字机上，carriage就像一个托住纸张的小推车，因此也叫“字车”。

当我们在打字机上输入字符时，



每按一次字母键，字车就会向右挪动一格，为下一个字符留出位置。当一行字打满，字车便来到了打字机的最右端，如果想继续写下一行，必须要做两件事，一是把字车推回原位；二是让滚筒转一格，把纸上卷一行。

在早期的机械打字机上，如果要完成这两个动作需要转动一个位于右侧的手柄。当手柄被顺时针转动时，托架借助弹簧的力量迅速向左复位，其次纸张向上滚动一行。

这个动作在英文里叫“Carriage Return”，直译就是“字车返回”，简化过来就是“回车”。

再往后，随着电动打字机的出现，手柄操作被按键取代，但“Carriage Return（回车）”这个名称却被保留了下来。

到了计算机时代，早期的键盘设计几乎是照抄了打字机的键盘布局，只不过回车键上印着的是“CR（Carriage Return缩写）”。

并且这时候按下回车键，同时执行的其实是两个命令：“换行+光标回左”，它们分别对应纸张滚动和字车复位的动作。

之后，随着图形界面的普及，“回车键”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，如“确认”或“执行”等命令，于是便统一使用“Enter”标识，或加上“↵”符号，用来形象地表示其原本的两个命令。

不过，不同系统对这两个字符的处理方式却逐渐出现了差异。比如在Windows系统中，敲下回车键会同时触发两个命令，同时实现光标回左和换行的效果。

而在Unix/Linux系统中，回车键只会触发换行，光标复位则需要依靠软件逻辑完成。

如今，机械打字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“回车”这个充满画面感的名字，依旧活跃在计算机键盘上，并一直实现着换行和光标回左的基本功能。